

綿陽文史補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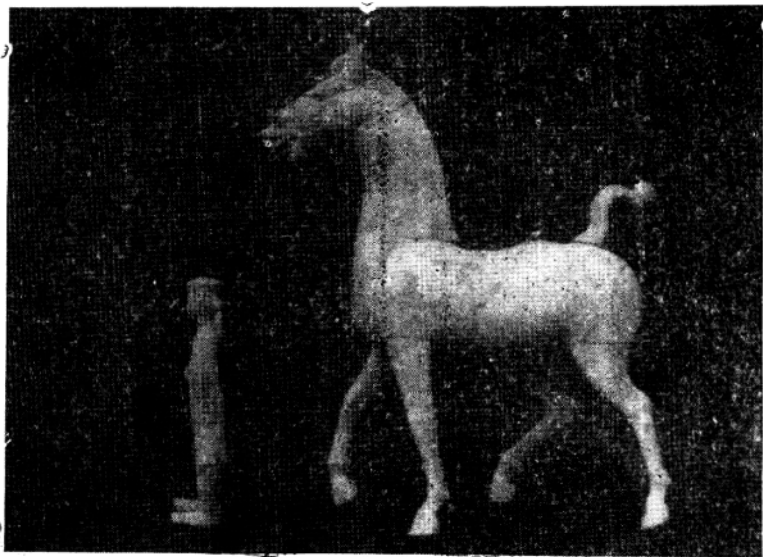
——綿陽文史叢書之二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綿陽市委員會

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2304



汉代铜马（绵阳何家山崖墓出土）

何志国摄

绵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名单

主任：雷金声

副主任：钟利戡

委员：王典瑞

李兴尤

周明贤

廖仲宣

顾问：杨云涛

董天富

邓宗奇

何志国

周述禅

谢志超

阳本均

陈嘉宇

唐绍华

许耀钧

汪锡翔

曾广栋

特约研究员：王代升

李瑶章

陈朋

郑定理

贾万俭

江瑞炯

周玉清

蒋志

马百平

南治平

邵开化

杨俊

李德书

张开吉

李尧东

唐文

李勇德

王志强

本辑参加编辑人员：雷金声

杨俊

本辑执行编辑：

杨俊

钟利戡

南治平

钟利戡

南治平

前 言

数典岂能忘祖，述古贵在用今。

巴蜀之国，古称天府；涪水绵州，人杰地灵。我们有必要把家乡的名胜古迹，前人的业绩介绍于世，让大家与我们共享这份历史遗产，并从中受到教益与启发，使之有益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便是我们编辑《绵阳文史丛书》的初衷。推出此书，以为振兴绵阳，建设精神文明，实现八五计划之助，其意美矣，其用宏矣。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绵阳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诗词书画，浩如烟海；名胜古迹，遍布各地。在绵阳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抚育出很多勤劳勇敢、爱国爱民、大有作为，流芳千古的人物。李白、文同、苏易简、李调元……。缅怀古贤先辈，不乏品端学粹，志趣高尚的有识之士。他们在绵州大地上勤耕苦耘，似暗夜明灯，为探索者们照亮了道路。没有他们累世不绝的辛勤劳动，便没有绵阳今天的灿烂文明。正所谓：薪尽火传，故得奕世弥盛也。

本专辑共编纂文稿31篇，属古史补遗性质。包括人物春秋、文物考古、历史经济、文学艺术，宗教研究和风景名胜等等。上述文稿虽不属“三亲”资料，我们仍本好古敏求、经世致用之古训，编辑成书，对于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亦不失为一项有益的工作。在建设“四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今天，重温一下先行者们的奋进历史，检视一下他们所走过的道路，不

也是对后继者的鼓舞，对开拓者的激励吗？

继先贤之余绪，启后学之端倪。推出这本《绵阳文史丛书》，旨在保存遗产，勉戒后人。但是由于我们的水平和能力有限，本书的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我们竭诚欢迎读者批评指正，并向提供资料的各界人士深表谢意！

高 显 齐

1991年3月

绵阳文史补佚

——绵阳文史丛书之二

目 录

前言	高显齐 (1)
《水经注·涪水·梓潼水》考释	江瑞炯 (1)
绵州自古词人多	刘 汤 (11)
绵阳文物杂谈	文齐国 (17)
浅析张献忠《青松与黄花》诗	邓亚曾 (28)
杜甫在绵州及其诗作	魏岳中 (30)
绵阳汉墓的发现及其研究价值	何志国 (45)
一座隐没深山中的古刹	
——记绵阳刘家河马鞍寺	何志国 (49)
张峻夫斩孽负戴山的传说	何天度 (52)
文同与三苏	廖仲宣 (54)
千秋四绝话文同	廖仲宣 (61)
文翁后人重教育	
——文同为官兴学二三事	南治平 (69)
文同轶诗	王开春、王冰梅 (71)
略谈文同的书法艺术	李清锐 (74)
蜀道尽头沧桑史，闲话五丁问剑泉	
——梓潼五妇岭史迹寻踪	刘长荣 (78)
梓潼七曲山关帝庙	仇世增 (89)
张亚子为何被捧成文昌帝君	谢焕智 (93)
从出土文物论江油历史经济的发展	曾昌林 (98)

江油历代战事述要·····	王绍勇(103)
骊山云岩寺飞天藏试探·····	黄石林(109)
江油骊山云岩寺道佛合炉浅探·····	黄石林(117)
李白为何号“青莲居士”·····	郑定理(125)
李白故里江油的学踪游迹及其诗歌创作·····	陈广福(128)
罗浮仙山引游人·····	蒋虹(145)
全国第二大古柏——七根柏·····	蒋虹(149)
梓州波斯籍词人兼药物学家李珣·····	邓亚曾(151)
三台县颜真卿干禄碑·····	王朝义(157)
苏泉古塔与摩崖诗壁·····	刘体仁(178)
报恩古寺，艺术之宫·····	向远木(158)
李夫人之死芳名永垂·····	张树敏(176)
敦煌学春天的呼唤人	

——记敦煌研究院院长绵阳籍

学者段文杰·····	郑定理(180)
绵阳古代教育名人·····	南治平辑录(190)
铜马·铜马式·天马·····	何志国(195)
蒋琬家族源流·····	李德怀(204)
潼川三苏·····	春秋笔(208)
补白·····	伯黎供稿

《水经注·涪水、梓潼水》考释

江 瑞 炯

《水经》三卷，旧题汉朝河南人桑钦撰写，共记述全国河流水道173条。但从所记地理情况和对部份政区称谓等来看，很可能是三国时期魏国人所作。南北朝北魏范阳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酈道元为《水经》作注。酈道元是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文学家。他留心地理，常到各地“访渎求渠”；注《水经》时，引用书籍多达437种、补充记述河流水道1200多条。注文以河流水道为纲，记述范围自地理情况至历史事迹，甚至神话、传说，内容丰富，文笔生动，撰写成了文字超过《水经》20多倍，具有很大的科学价值、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地理名著——《水经注》。但因古代交通闭塞，任何人都不可能对河流水道进行系统的实地勘察，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南北互为敌国，酈道元对南方诸水，既难搜集具体资料，更不可能实地考察；加上《水经注》成书之后，历代辗转传抄刊刻和增删损益，致使错讹日增，虽经明清学者反复检校整理，然多注重文字方面，故对史情地理难以一一考实。

正如当代专家们的评价：《水经注》由于历史局限，所记河流时有疏漏舛错，尤其“对南方诸水所记多有谬误”。

正是上述几种原因，《水经注》对流经绵阳市境的主要河流涪水及其支流梓潼水的记述，疏漏舛错亦比较多。笔者现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出版的近代学者王国维校本《水经注笺》卷三十二涪水和梓潼水条全文为蓝本，根据涪江流域勘察资料，结合实地观察，参照古今有关历史、地理和方志图书，在拙著《〈水经注·涪水、梓潼水〉考辨》一文（载《绵阳师专学报》文总13

期)的基础上,进一步按其行文顺序,逐段逐句尽量判明“经”文、“注”文,并详加考释,以肯定正确和纠正谬误。

《水经注》:“涪水出广魏涪县西北”。

按:此句是《水经注》涪水、梓潼水条首句,当是《水经》经文。根据《四川郡县志》西汉广汉郡条广汉县下龚煦春(编著者)注称:“小广魏即汉之广汉县。在汉曰广汉;在魏曰广魏,称郡则单称广魏,称县则加小字以别之”。《华阳国志校注·蜀志》广汉县条刘琳(校注者)注称:“《水经》为曹魏时人作,故称广汉郡为广魏”。说明广魏乃三国时魏国对广汉郡的改称。广汉郡涪县治地在今绵阳市区。涪江(即古涪水)发源地松潘县雪宝顶北坡三塘水,位于涪县西北面的刚氏道的西面,因此《水经注》的记述只能是基本正确但并不准确。

《水经注》:“涪水出广汉属国刚氏(氏)游徼外”。(清朝人孙潜夫按《汉书·地理志》广汉郡条对刚氏道的记载,校订为“刚氏道徼外”。)

按:此句当为对前句经文的注文。根据《后汉书·郡国志》广汉属国条载,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设置广汉属国后,刚氏道即由原隶广汉郡改隶广汉属国。

《汉书·地理志》广汉郡条刚氏道下载:“涪水出徼外。”刚氏道治地在今平武县古城乡,涪江发源地正好位于刚氏道西面境外,因此《水经注》的记述是正确的。

《水经注》:(涪水)“东南流迳涪水西”。(清朝人孙潜夫按《汉书·地理志》广汉郡条对刚氏道的记载,校订为“东南流迳涪县西”。)

按:此句与《水经》前句经文意思连贯,当为经文。涪县治地即县城具体座落在今绵阳市区涪江东岸。涪江自西北方向流,经涪县城西面向东南流去,因此《水经注》的记述是正确的。

《水经注》：（涪县“王莽之统睦。臧宫进破涪城，斩公孙恢于涪”。

按：此句当为对前句经文中提到的“涪县”的注文。根据《汉书·地理志》广汉郡条涪县“莽曰统睦”和《后汉书·臧宫传》“破涪城，斩公孙述弟恢”的记载，《水经注》的记述是正确的。

《水经注》：“自此水上，县（指涪县——笔者）有潺水出潺山，水源有金银砾。（当作“矿”）洗取火合之以成金银，潺水历潺亭而下注涪水”。

按：此段仍当是对“涪县”的注文。《汉书·地理志》广汉郡条涪县下载：“有潺亭”。《后汉书·郡国志》广汉郡条涪县下又载：“（刘昭注引）《巴汉志》：潺水出潺山”。《华阳国志·汉中志》梓潼郡涪县条载：“潺水出潺山，其源出金银矿，洗取，火融合之为金银”。以上记载均未说明位于涪县境内的潺山、潺水与潺亭的关系。而《水经注》这段注文称潺亭位于潺水岸边，潺水系涪水支流，首次将它们之间的关系记述清楚。

从《水经注》这段注文首句“自此水上，县有潺水出潺山”的意思分析，潺水发源地潺山当位于涪县城西北涪水上游方向；再从注文末句“潺水历潺亭而下注涪水”的意思分析，潺亭当位于涪县城西面潺水岸边，潺水当在涪水流经涪县城西以下河段注入涪水。

《华阳国志校注·汉中志》梓潼郡涪县条刘琳注称：“《水经注·涪水》：潺水历潺亭而下注涪水。按《汉志》：‘涪县，有潺亭’。又《隋志》：‘万安县，旧曰潺亭，西魏改名焉’。隋万安县即今德阳县（现为德阳市市中区——笔者）之罗江镇（原罗江县），则潺亭当在今罗江。《寰宇记》卷八三：‘罗江县，本

涪县地。晋于梓潼水尾万安故城置万安县，晋末乱，移就潺亭，今（罗江）县是也。……唐天宝元年改为罗江县。……县北三里有潺亭庙，有碑磨灭（按据《蜀中名胜记》卷九引旧经，为唐开元二十四年所立），潺亭之字犹存”。此外，《舆地广记》、《方輿纪要》等书亦均为潺亭即罗江（蒙文通先生有《汉潺亭考》，谓潺亭即今盐亭，其论证尚欠充分）。潺水经潺亭而下注涪，则当为今罗江水（一称凯江）。其水发源于安县西界山中，所谓潺山亦当在此。这一带江河产沙金，至今犹然”。

刘琳这条注释所考证的史实，与《水经注》这段注文意思吻合，因此《水经注》的记述是正确的。

《水经注》：“涪水东南迳绵竹县北。臧宫溯涪至平阳，公孙述将王元降，遂拔绵竹”。

按：此段前句语气与前句《水经》经文不一致，当为对经文的增补性注文；后句则为前句中提到的“绵竹县”的注文。

汉朝绵竹县治地在今德阳市市中区黄许镇。其北面有发源于县西界山中的绵远河（即古绵水）自西向东流过，河流随即折向南流，至广汉市松林乡西注入鸭子河（即古雒水）。这条河流就是《汉书·地理志》广汉郡条绵竹县下记载的“紫岩山，绵水所出，东至新都北入雒”的绵水。由此可见，流经汉朝绵竹县治地即县城北面的是绵水而不是涪水，《水经注》的记述是错误的。

另据《后汉书·臧宫传》“自是乘胜追北，降者以十万数。军至平阳乡，蜀将王元举众降，进拔绵竹，破涪城”的记载。汉将臧宫破公孙述的进军路线应当是乘胜由南向北攻击，先到平阳乡（今三台县城）接受公孙述将领王元率部投降，再攻取绵竹县城，再往北攻破涪

县城：而不是先攻占潞水上溯至平阳乡，再攻绵竹县城。因此《水经注》的记述是错误的。

《水经注》：“涪水又东南，与建始水合。水发平洛郡西溪，西南流，屈而东西，流入于涪”。

按：此段与前段性质一样，前句当为对《水经》经文的增补性注文，后句则为前句中提到的“建始水”的注文。

根据这段注文的意思分析，建始水当是发源于平洛郡西面溪谷，往西南方向流动，从东面注入涪水的一条支流。但涪水自涪县城以下至梓潼水入注涪水的水口这一河段，东岸并无较大的支流注入；且遍查汉晋史志，并未发现涪水流域有“平洛郡”的建置。因此，《水经注》记述的这条“建始水”实际是没有的。

《水经注》：“涪水又东南迳江油戍北。邓艾自阴平景谷步道悬兵（当作“车”——笔者）束马入蜀，迳江油（由）广汉者也”。

按：此段与前段性质一样，前句当为对《水经》经文的增补性注文，后句则为前句中提到的“江油戍”的注文。

三国时蜀汉设置的江油戍，位于涪县西北涪水上游北岸河谷，即今平武县南坝乡旧州坝。《三国志·邓艾传》载：“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先登至江油，蜀守将马邈降”。由此可见，《水经注》对江油戍位置的记述是错误的。

《水经注》：“涪水又东南迳南安郡南”。

按：此句亦当是对《水经》经文的增补性注文。据《元和郡县志》载：南安郡乃南北朝刘宋新置之郡，治地在今剑阁县城，辖境大体相当今剑阁、梓潼两县境域。因而涪水没有流经其境。《水经注》的记述是错误的。

《水经注》：“（涪水）又南与金堂水会。水出广汉新都县，

东南流，入涪”。

按：此段前句亦当是对《水经》经文的增补性注文，后句则是对前句中提到的“金堂水”的注文。金堂水（即毗河）实际是岷江流经灌县都江堰时向东分流入注沱江（即古雒水）的南支，东流至大渡（今金堂县城）注入雒水。因而金堂水不是涪水支流，《水经注》的记述是错误的。

《水经注》：“涪水又南，枝出焉；西迳广汉五城县为五城水，又西至成都，入于江”。

按：此段仍当是对《水经》经文的增补性注文。《华阳国志校注·蜀志》广汉郡五城县条载：“有水通于巴”。刘琳注称：五城县乃晋初新置，治地在今中江县城东郊东山陌，辖境相当于今中江县的北半部；“水”指凯江，即古潺水。自罗江流来，经古五城县治西，折向东流，至今三台县城南注入涪水。由此可见，五城水即潺水下游，乃东流入注涪水的涪水支流，而不是涪水干流的西流分枝，更不可能由低处流向高处，甚至西越龙景山脉，流至成都入注岷江。因此，《水经注》记述的这条西注岷江的“涪水西枝”实际是没有的。

《水经注》：“涪水南枝）“南至小广魏与梓潼（脱“水”字——笔者）合”。

按：此句称谓和语气均与首句《水经注》经文一致，当是经文。小广魏即汉朝的广汉县，治地在今射洪县广兴乡广阳坝，正当梓潼水（今梓江）西注涪水的水口对面。因此，《水经注》的记述是正确的。

《水经注》：“小广魏即广汉县地，王莽更名广信也。梓潼水出其县北界，西南入于涪”。

按：此段当为对前句经文的注文，前句是对经文提到的“小广魏”的注文，后句是对经文提到的“梓潼水”的注文。根据《汉书·地理志》广汉郡条广汉县“莽更名

信”的记载，《水经注》的记述是正确的。

但因梓潼水发源地江油市境东北部山地，位于汉朝广汉县北面的梓潼县北面，《水经注》对梓潼水来源地的记述是错误的。

《水经注》：“故广汉郡也，公孙述改为梓潼郡。”

按：此句当为前句经文的增补性注文。据《华阳国志·蜀志》广汉郡条广汉郡“王莽改曰就都，公孙述名日子同”的记载，《水经注》的记述是错误的。

《水经注》：“刘备嘉霍峻守葭萌之功，又分广汉以北别为梓潼郡，以峻为守”。

按：此句当为前句注文的增补性注文。《华阳国志·汉中志》梓潼郡条载：“成都既定，先主（指刘备——笔者）嘉霍峻功（指驻守葭萌之功——笔者），二十二年（指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笔者）分广汉置梓潼郡，以峻为太守”。与《三国志·霍峻传》所记相同。梓潼郡治地为梓潼县（今梓潼县城），它与公孙述改广汉郡为子同郡是不同的两个政区。

因此《水经注》是记述正确的。

《水经注》：（梓潼）“县有五女，蜀王遣五丁迎之。至此，见大蛇入山穴，五丁引之，山崩压五丁及五女。因（脱“名”字——笔者）是（一作“氏”）山为五妇山，又曰五妇垭。（《华阳国志》云：周显王时，秦惠王数以美女进蜀，又许以五女嫁之。蜀遣五丁迎女，还到梓潼，见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揽其尾（脱“掣之不禁，至”五字——笔者）五人相助，大呼拽蛇，山崩。时压杀五丁及秦五女并将从，而山分为五岭，（脱“直顶上有平石”一句——笔者）。蜀王痛伤，因命曰五妇冢山，川〈当作“于”〉平石上为望妇垭”。）

按：此段当是前段注文的增补性注文。《水经注》已在段注文后摘引了《华阳国志》的相应记载

(未引全文字)，两相对照即可看出，《水经注》对五丁拽蛇故事的记述，内容和情节都不准确，当以《华阳国志》的记载为准。

《水经注》：(五妇山)“驰水所出，一曰五妇水，亦曰潼水。其水导源南迤梓潼县，王莽改曰子同矣”。

按：此段当是前段注文中对“五妇山”的增补性注文。《汉书·地理志》广汉郡条梓潼县下载：“五妇山，驰水所出，南入涪，行五百五十里。莽曰子同”。

《华阳国志校注·汉中志》梓潼郡梓潼县条刘琳注称：

“驰水又名潼水，即今潼江，发源于江油县(今江油市——笔者)东北众山中，其最远的一支源出剑阁西北江油东北的五子山。段玉裁于《说文》潼字下注谓即五妇山。当是”。梓潼水、潼水、五妇水、驰水都是同一条河流即梓江不同河段的异名。梓江中游流经梓潼县河段称潼江；上游在江油市境，共有东、北、西3源，东源发源于江油市东北与剑阁县和广元市市中区交界处五子山的(即五指山)西南坡。由此可见《水经注》的记述是正确的。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王使者五丁迎接秦女是从金牛道还蜀的。从五妇山(即五子山)的实际位置可以看出：秦以前的金牛道与汉以后的秦蜀大道，自葭萌(治地在今广元市市中区昭化镇)至梓潼一段，路线并不一致。金牛道在过葭萌县城后，即往西先沿白水(今白龙江)再沿清水(今下寺河)上溯，在南越五子山后即沿驰水而下到达梓潼县城。这条古道绕过了“剑门天险”，沿途比较平缓，符合古人选择道路的要求。

《水经注》：(驰水)“自县(指梓潼县——笔者)西迤涪城东，又南入于涪水，谓之五妇水口也”。

按：此句当是前段注文意思的延续。驰水流经梓潼县城西面后，继续南流，进入广汉县北境（今盐亭县）即称梓潼水，再南流入注涪水；而不是从梓潼县城西面再向西流至涪县城东注入涪水。因此《水经注》的记述是错误的。

《水经注》：“涪水”又西南至小广魏县南入于垫江。（清朝人孙潜夫注：小广魏当作小广汉，衍一县字）”

按：此句与前句经文意思连贯和称谓一致，当为《水经》经文。涪江流至合川县城（汉朝垫江县治地）南面入注嘉陵江（汉朝称汉水；而垫江县治以下河段又称垫江水，《三国志·刘二牧传》“先主至江州，北由垫江水诣涪”。可证）。因此，《汉书·地理志》广汉郡条刚氏道“涪水出徼外，南至垫江入汉”的记载是正确的，《水经注》的记述只能是基本正确但不够准确。

《水经注》“亦言涪水至此（指小广魏南——笔者）入汉水，北迳垫江”。

按：此句当为前句经文的增补性注文。因涪水实际是象《汉书·地理志》记载的那样“南至垫江入汉”，而不是在广汉县南入注汉水后再流经垫江县，所以《水经注》的记述是错误的。

《水经注》：“昔岑彭与臧宫自江州从涪水上；公孙述令延岑盛兵于沈水（一作“沅水”，《光武纪》作“沈水”）。宫，左步右骑，夹船而进，势（当作“声”）动山谷，大破岑军，斩首溺水者万余人，水为浊流。（据《后汉书·臧宫传》校）”

按：此段当为前段经文的注文。

因已与《后汉书·臧宫传》作了校对，所以记述正确。

《水经注》“沈水出广汉县，下入涪水也”。

按：此句当为前段注文中提到的“沈水”的注文。《后汉书·郡国志》广汉郡条广汉县下载：“有沈水”，

《华阳国志校注·蜀志》广汉郡广汉县条刘琳注称：“汉县（指汉朝广汉县——笔者）辖境相当于今射洪、盐亭、蓬溪、遂宁（今遂宁市市中区——笔者）等县及潼南、安岳之一部”。《后汉书·臧宫传》载：“延岑盛兵于沈水，宫，左步右骑，夹船而进”。由此可见，汉朝发源于广汉县境且能运兵的沈水，只能是现在的琼江。因为琼江发源于遂宁市市中区西界附近的乐至县境，当属汉朝广汉县境域；东南流经遂宁市市中区南部和潼南县中部，亦当属汉朝广汉县境域；最后流至铜梁县安居镇（汉朝垫江县境）入注涪江；琼江中下游至今仍可通行木船，亦可作为当年“盛兵于沈水”的佐证。至于涪江在汉朝广汉县境的其它3条较大支流郪江、洋溪河（雍江）和蓬溪河，或不发源于广汉县境，或不具备行船条件，当然也就不可能是汉朝时期的沈水了。

从以上对《水经注·涪水、梓潼水》的考释可以看出，《水经注》记述涪水、梓潼水的内容之所以出现有不准确甚至错误之处，主要是因没有实地考察，缺乏第一手资料，从而对作为记述根据的古史典籍过份简略的记载，难于正确理解和准确判断所致。就以《水经注·涪水、梓潼水》的经、注文结构看，经文仅有“涪水出广魏涪县西北”，“东南流迳涪县西”，“南至小广魏与梓潼水合”，“又西南至小广魏南入于垫江”四句，记载十分简略；而注文却多达70余句300余字，涉及涪水流域的干支流水道（增写了潺水、建始水、金堂水、五城水、驰水、沈水的地理情况）与沿河郡县沿革，重大历史事件和民间传说等多方面的内容。因此，由于历史原因使部份记述不够准确或发生错误，是不应当苛求于古人的，也不可能因此而影响《水经注》一书的史料价值和科学价值。